

# 西方伊斯兰威胁论批判

范鸿达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最近一些年,特别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威胁再次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和政要关注的焦点。其实,西方对伊斯兰的警惕和丑化并不仅仅是当代的事,在历史上,基督教的西方就曾和穆斯林发生过长期的竞争和冲突。随着时下伊斯兰威胁这一论调的再次泛滥,伊斯兰的整体形象受到了又一次歪曲。当代伊斯兰威胁论再度兴起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对穆斯林发展道路尝试的漠视、对伊斯兰世界利益的窥视,伊斯兰世界的暴力事件仅仅是催生伊斯兰威胁论又一次兴起的表象原因。

**关键词:**西方;伊斯兰;复兴运动;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883(2005)04-0056-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由各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伊斯兰威胁论也随之在西方兴起并蔓延开来。“9·11”事件发生后,西方和伊斯兰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而且在战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成为穆斯林攻击的目标,这使得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担忧和恐惧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具体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西方所感受到的所谓的“伊斯兰威胁”,根本不是当今世界上数十个伊斯兰国家、十几亿穆斯林的“恶劣”本性使然,它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咎由自取。

## 一、近现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对全球各地的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在民族、国家危急时刻,穆斯林常常到伊斯兰教中寻求出路。从18世纪下半叶起,面临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入侵,伊斯兰世界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运动,这种复兴运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主义表现出浓浓的怀古情结,他们试图在传统中寻求解决现实困境的途径,呼吁以“圣

收稿日期: 2005-08-12

作者简介: 范鸿达(1974-),男,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和中东、伊斯兰问题研究。

战”来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是一种“复古主义”,它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一律采取排斥态度。而现代主义则不然,它在高举伊斯兰教旗帜的同时,强调要适应当前的社会特点和要求,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吸收和利用的功利主义态度<sup>[1](354)</sup>。

进入 20 世纪后,穆斯林在思想上又产生了一些困惑。困惑之一是究竟该如何对待新兴的民族主义?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陨落标志着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之路事实上已经走到尽头,这之后穆斯林的道路该怎样走?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土耳其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在当时给穆斯林指出了一条道路——在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建立现代化国家。尽管传统主义者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但是现代主义者接受了这一选择,这一条道路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潮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浪潮中,现代主义者积极配合民族主义的反殖、反帝以及反本地旧势力的斗争,但是在斗争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后,穆斯林现代主义者发现他们难以从民族主义者手中获得期望中的权力,这样,在现代主义者中又产生了一些不满现状的因素和势力。

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国家的穆斯林而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他们又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1948 年以色列的建国礼炮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且还有此后绵延不断的中东战争和冲突。1948 年、1956 年和 1967 年接连三次的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均以阿拉伯人的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 1967 年的第三次阿以战争中,阿拉伯人不仅失去大量的土地,例如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巴勒斯坦的加沙、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埃及的西奈半岛等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士气上给广大的穆斯林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威信扫地。当时苦难与屈辱压得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几乎透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并能给他们希望的,唯有伊斯兰教,于是在 1967 年阿以第三次战争后,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由 36 个伊斯兰国家参与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宣告成立,该组织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结一致,以“圣战”的方式来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伊斯兰会议组织连同已经存在的“世界穆斯林大会”(1926 年)和“伊斯兰世界联盟”(1962 年)一道,为伊斯兰教进入当代国际政治领域起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sup>[2](19)</sup>。

深处困境的穆斯林继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79 年,在古老的中东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源于一场举世震惊的革命——1978 年—1979 年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不管是新成立的共和国还是之前的革命,都被冠以“伊斯兰”的名义,它们共同的领袖霍梅尼更是一再高唱伊斯兰战歌,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起来反抗自己的统治者,建立神权性质的共和国;反对“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反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殖民主义,实现伊斯兰的世界新秩序。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和神权性质的共和国的建立激发了全世界不满现状的穆斯林的斗志,革命成功后,中东、北美、东南亚等地的穆斯林领袖汇集德黑兰,与伊朗兄弟共同祝贺,他们从伊朗的案例中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解救方式:只要唤醒困惑已久的穆斯林,恢复他们对自己宗教的信心,固守对宗教的信仰,伊斯兰教就会再次成为全世界的主导。伊朗革命者顺应了各地穆斯林的发展诉求,他们推出了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致使各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使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连锁反应让西方目瞪口呆。对于美国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更是有直接的意义:它不仅失去了一个长期以来非常顺从的附属国,而且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还在 1979 年 11 月被伊朗的激进势力占领,有数十位美国外交官被扣,一直到 1981 年这些人才全部获得自由。在霍梅尼眼中,美国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撒旦”,是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者的公敌,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他直言美国总统是伊朗人在世界上最愤恨的人,认为时下穆斯林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美国,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去对付美国。

可以说,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及其新生共和国的激进外交政策促生了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伊斯兰的担忧与关注, 让它们感受到“伊斯兰威胁”的脚步。

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彻底把伊斯兰教推到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同时也把近现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革命催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当时的西方价值观念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统治造成了猛烈冲击, 其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也引发了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动荡, 这都严重危及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切身利益, “伊斯兰威胁论”由是开始嚣张。

## 二、受到威胁的为什么总是美国

冷战期间, 美苏为了在全球争夺霸权, 利用各地区原有的矛盾, 暗中纵容、支持了一批国际恐怖组织, 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如 70 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后, 美国从巴勒斯坦、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招募了 3 000 多名“圣战”战士, 由美国 CIA 进行培训后投入反苏作战, 然而冷战结束后, 这些人流散到世界各地, 成为恐怖活动的核心力量, 反过来对美国自身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冷战结束后, 这类活动有所减少, 但仍远未杜绝。海湾战争后, 美国为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其中央情报局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组织提供 1 500 万美元的活动经费, 唆使其成员在巴格达等大城市从事恐怖爆炸活动。据统计, 1994 年至 1997 年中, 该组织制造的恐怖事件已使 100 多名平民丧生<sup>[3] (257)</sup>。

由于美国有恃无恐, 赤裸裸地对不听从美国旨意的国家进行干涉, 动辄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名对有关国家进行经济封锁与军事打击, 引起了遭受欺侮、歧视和被压迫的有关国家人民的不满。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由于他们没有实力同美国正面对抗, 只能不顾自己生命安全, 从事以死抗争的反美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大背景下, 美国一直是国际恐怖主义打击的对象国。据有关资料统计: 从 1968 年至 1997 年 30 年间, 全球共发生反美国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5 655 起, 占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总数的 36.75%, 这就是说全球每年所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平均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针对美国的。美国酿造的毒酒最终还得自己喝, 也验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具体到伊斯兰世界, 虽然西方特别是美国政要和媒体连篇累牍地强调来自伊斯兰的“威胁”, 可实际上他们受到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行动引起的, 是咎由自取。

第一, 穆斯林针对西方采取的上述行动大多是西方在中东谋求私利使然, 并不是所谓的“伊斯兰威胁”。如上所述, 在近现代历史上, 广大伊斯兰世界曾遭受到西方残酷的奴役与盘剥, 穆斯林对西方的憎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导致, 他们的一些行为, 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穆斯林的反西方主要体现的是摆脱外国控制、追求国家民族自立的色彩。以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深感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例, 在革命进行当中及其后伊朗民众为何那么憎恨美国, 把美国斥之为无恶不作的“大撒旦”(大魔鬼之意)? 这是因为在此前的近 30 年中美国给伊朗人民造就的苦难所致: 出于冷战的需要, 美国在 1953 年策划了一场政变, 把伊朗民族主义的摩萨台政府给推翻了; 之后美国不顾伊朗人民的困苦, 一味大力扶植不得人心的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统治; 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与伊朗巴列维政权签订了高达 200 多亿美元的武器销售合同, 用伊朗人民的血汗钱来为他的利益服务, 有这种种作为, 得到伊朗革命的反反对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 再比如, 在海湾战争后, 美国国会曾通过《解放伊拉克法案》。该法案拨出 9 700 万美元用于武装: 训练 7 个伊拉克政府的反对派组织, 训练、武装 1 万名反萨达姆的武装人员, 以进行军事打击或暗杀萨达姆来推翻伊拉克政权。美国国会还曾拨出 2 000 万美元用于颠覆伊朗的伊斯兰政权。美国一方面输出恐怖主义, 一方面谴责恐怖主义, 并经常以借反恐为由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政治谴责、经济制裁、军事打击或直接动用中央情报局等单位实施暗杀活动, 或进行阴谋颠覆别国政权的活动, 这就往往形成恶性循环, 颠覆与反颠覆加剧了矛盾的激化, 使恐怖活动日益猖狂。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穆斯林针对美国还会采取一些暴力行动, 因为美国不会轻易撤出战略、能源、交通要地中东。

第二,穆斯林憎恶美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对以色列一贯采取了偏袒的政策。个别阿拉伯国家侵占了别国的领土,美国可以派几十万大军进行清剿;而在以色列占领阿拉伯的领土时,美国则给以支持与帮助。伊拉克拥有核武器被视为非法,而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则可以不予追究。自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以来,伊斯兰世界就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国家的恐怖主义不闻不问,而对穆斯林制造的暴力事件则大加谴责,这过于明显的双重立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穆斯林的愤恨。“9·11”事件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普遍存在不满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巴以、阿以问题仍然是困扰中东的主要问题,美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一味地偏袒以色列,它还会再遭遇到来自穆斯林的麻烦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美国等一些国家在对待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时的双重标准很容易会使它们成为被憎恶的中心。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反恐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29日的美国《国情咨文》把伊拉克、伊朗与北朝鲜等国称为是“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对伊朗平民动用化学武器,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对伊拉克的行为睁一眼、闭一眼,那时并没有将伊拉克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东突”及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也缺乏公正的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每一年都会发表关于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把一些国家列入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名单,据法国《费加罗报》2001年12月21日的报道说,因被美国人认为国内有恐怖组织或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和武器而被列入美国下一步打击的“黑名单”的国家有:索马里、也门、菲律宾、印尼、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美国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引起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纠纷,而且会出现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就是将“反恐”作为自己推行国家利益、武力打击对手、任意侵犯别国主权行为的借口和“合理”解释,这是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来推行其霸权主义,必然会危害国际安全与稳定,也很容易使自己成为被憎恶的中心。因此可以大胆预言:如果美国政策不改变,针对美国的暴力活动肯定还会不断地出现,但是贴于这些活动上的“伊斯兰威胁”标签也仅仅是个表象而已。

### 三、“伊斯兰威胁”:虚无的神话

当前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比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等地,对于这些地区的流血事件要作具体分析。自从2000年巴以冲突严重升级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了战争性质的武装打击,也不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合法组织,而是把这个组织划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之列,理所当然,以色列人也就把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定性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与保护者,从而拒绝与他就巴以问题进行谈判,阿拉法特也就被以色列长期软禁在破烂不堪的拉马拉官邸,这直接导致了巴以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出现了一些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采取的暴力行动。巴以冲突中的血腥场面是说明“伊斯兰威胁”的证据吗?不是,因为直到今天,以色列仍然占领着巴勒斯坦人的大片土地,诚如一位法国外交官所言:假如巴勒斯坦人为获得解放而进行的反以斗争被称为恐怖主义的话,那么他们的戴高乐总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再看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现存的混乱更是可以理解,它们的前政府都是在美国等国家的军队攻击下倒台的,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废除,但是新的却没有立即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混乱在所难免,就是在非伊斯兰世界,在破旧但没有立新之前也大都出现过一些暴力行为,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以,不能根据目前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等伊斯兰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而得出“伊斯兰威胁”的结论。

再者,近年来穆斯林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实施了一些恐怖主义袭击,这是事实,比如说2001年的“9·11”事件,但是与这类事件相关联的穆斯林人数有限,非常不适合冠以“伊斯兰威胁”的大帽

子。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例如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了我国的使馆,我国公民赵燕在美国受到当地警察的殴打,但是别说西方,就是咱们自己的国人也没人据此就宣扬世界上存在一个暴力的“美国威胁”;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制造了数次大规模的恐怖事件,但是在国际社会中也并没有据此产生“日本威胁”的论调;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北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也时常发生一些严重的暴力事件,也没人说那是“基督教威胁”。在西方看来,世界头号恐怖主义者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本·拉登,而中东则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大旗,把军队开进了中东,攻打阿富汗、攻打伊拉克,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还不是企图借此机会在中东推行美国制定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更好地为自己谋利。所以,在为“9·11”事件中丧生的人默哀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发出自己的疑问:把美国军队带到穆斯林世界的难道真的是“伊斯兰威胁”吗?全球有十亿穆斯林,伊斯兰会议组织有50多个成员国,简单而便利地把极少数穆斯林制造的恐怖主义定性为宽泛的“伊斯兰威胁”,这对绝大多数的伊斯兰教信众、对那50多个伊斯兰国家来讲是否公平?答案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并不存在“伊斯兰威胁”,它仅仅是一个脆弱的神话,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谋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一个便利借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出现本是穆斯林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对新的发展模式的尝试,“伊斯兰威胁论”的误区就在于它无视伊斯兰文化自身的变化和调整,看不到造成当代伊斯兰世界困境和挑战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伊斯兰威胁论”只会加剧对穆斯林的误解,无益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此我们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1] 金宜久. 伊斯兰教[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 [2] 肖宪. 传统的回归: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3] 王逸舟.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丁明俊】

### Criticism on Islamic Threat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FAN Hong-da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9·11 Event in America in 2001, the wester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slamic threa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Islamic world collided with each other for many times an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history. With the view of contemporary Islamic threat rising again, both Islamic world and Muslims are suffering such an unfair treatment in the world.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rise of the contemporary Islamic threat is that the West disregard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Muslims and pries about the interests of Islamic world. The violence events of the Islamic world are only to rise and develop the Islamic threat again in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western countries; Islam; rebirth move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